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马克思哲学思想 发展史研究

(第四卷)

张一兵◎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丛

马克思哲学思想 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第四卷)

张一兵◎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第四卷目录

CONTENTS No. 4

- 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
张一兵 895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间的判定及其思想史定位
——兼论文献考证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关系
姚顺良 夏凡 906
-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纪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150周年
孙伯鍪 919
- 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基石
——经济学视域中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张一兵 932
- 实践范畴的历史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
胡大平 943
- 马克思哲学革命关键环节的历史原象
——从《未来哲学原理》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刘怀玉 95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历史、理论和文本	
周嘉昕	971
从分工到现实的世界历史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种经济学的现实批判话语	
张一兵	986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初始地平	
——新版《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研究	
张一兵	1000
科学地理解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读后	
张一兵	1022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野中的“现实的个人”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小束手稿的文本学解读	
张义修	1037
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科学批判理论的新基点	
——解读《马克思致安年科夫信》	
张一兵	1049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合	
——蒲鲁东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	
张一兵	1061
对蒲鲁东的批判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	
——《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辨析	
唐正东	1078
马克思是《共产党宣言》思想的主创者	
——兼与巴加图利亚、卡弗等学者商榷	
姚顺良 夏凡	1090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	
张一兵	1107
马克思最初遭遇生产力问题的语境、理论逻辑和意义（上）	
——兼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若干原则	
胡大平	1123
马克思最初遭遇生产力问题的语境、理论逻辑和意义（下）	
——兼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若干原则	
胡大平	1141
探寻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生成的原初语境	
杨乔喻	1153
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的思想谱系	
杨乔喻	1168
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的哲学内涵论析	
唐正东	1178
作为历史本体的物质生产：新唯物主义哲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化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唐正东	1190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	
周嘉昕	1199
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	
唐正东	1210
论马克思哲学的再生产实践概念	
刘怀玉	1224
论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有机体概念	
刘怀玉	1240
交往范畴的科学定位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范畴	

张 亮	1255
马克思著作中的“人” ——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概念史考察	
周嘉昕	1265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	
胡大平	1286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维度：政治的及历史观的	
唐正东	1297

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与 《曼彻斯特笔记》^①

张一兵

1845年2月以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重新开始第二次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是1844年马克思写下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2月份先写下《布鲁塞尔笔记》前期摘录（三册）后，马克思又写下了《评李斯特》，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现了他哲学思想革命性的突破，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新科学的全面建构。5—7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后期摘录（四册）。7—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同第一次访问了资本主义工业王国的英国。在这期间，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又写下了一批经济学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九册）。由于《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一直没有正式全文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文献第一版曾经提到过这两个笔记的内容），这给人们了解马克思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本世纪^②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文献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²）开始陆续出版这两个笔记的内容，这为我们了解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本文在此对这两个笔记基本内容作一概要的介绍和评述。

① 原载《求实》1999年第1期。

② 指20世纪。——编者注

一、《布鲁塞尔笔记 A》的前期摘录与研究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被巴黎当局驱逐，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是这个2月份的第一天，即马克思在离开巴黎的同时，签订了一个出版合同。在这一合同中，马克思将向达姆斯塔德的卡尔·威廉·列斯凯出版社交付一部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书稿，并且每卷都在20印张以上。所以，马克思在到达布鲁塞尔之后再次全身心投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了他的1845—1849年的第二次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这一次经济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同时伴随着马克思整个思想的伟大革命，即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于2月先写下了一批摘录笔记，共三册（为了文本解读的便利，我们设定这一文本群为《布鲁塞尔笔记 A》，也可称为前期摘录笔记）。5—7月，马克思写下了第二批摘录笔记，共四册（《布鲁塞尔笔记 B》，也可称为后期摘录笔记）（实际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布鲁塞尔笔记》只是特指马克思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准确地说，是1845年7月以前在布鲁塞尔写下的经济学笔记。因为马克思1845年9月至1849年在布鲁塞尔还写下过一些其他经济学笔记。MEGA²第四部分第六卷，柏林，1983年版）。在这一点上汤在新先生说《布鲁塞尔笔记》只有两册，显然是弄错了。^①由于马克思的这一笔记没有编号，所以给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MEGA¹曾在第六卷概要介绍这一部分笔记的内容（MEGA¹第六卷在卷末第597—618页），以《马克思的布鲁塞尔—曼彻斯特—布鲁塞尔笔记本摘要》为题，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12个笔记本，其中分《布鲁塞尔笔记》第五册（加前面误指为《巴黎笔记》的二册，共七册），《曼彻斯特笔记》三册（因为这三册有马克思本人的直接标注），另有四册被指认为1845年9月以后的布鲁塞尔笔记。在MEGA²中，这四

^① 汤在新：《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册和新发现的二册共同被确认为九册本的《曼彻斯特笔记》（MEGA²第四部分第四至五卷），而在MEGA²第四部分中，这也是少数尚在编辑中的马克思早期经济学笔记。这里，从研究的需要出发，我们先研究《布鲁塞尔笔记》A的内容（对于《布鲁塞尔笔记B》，我们将在后面的《曼彻斯特笔记》讨论中作同体分析）。因这一部分笔记现在尚未发表（MEGA²第四部分第三卷，现由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中心巴加图利亚主编，近期即将发表）。我们只能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现收存的《布鲁塞尔笔记》文本目录着手，介绍《布鲁塞尔笔记A》的文本情况如下：第一册，八开纸，共64页，仅有七页空白。封面有一页内容提要。这一笔记的前半部分属于《巴黎笔记》最后的《毕莱笔记》后续内容，共13页（在这个意义上《巴黎笔记》准确来说是有七册半）。马克思在其后先做了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讲义）》的摘录（阿里瓦本编，巴黎，1838年版），共15页。然后是西斯蒙第（Sismondi）《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卷的摘录，有28页。

第二册，八开纸共44页，马克思使用20页，其余为空白。封面一页是该笔记的内容提要。第一部分为萨伊的《民族与个人的富裕和贫困的主要根源》一书摘录（巴黎，1818年版），共4页。第二部分为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的摘录（布鲁塞尔，1838年版），13页笔记。第三部分是德·尚博朗的《论贫困，古代与今天的状况》的摘录（巴黎，1842年版），仅一页。第四部分是维·巴格蒙特的《基督教的政治经济学，对法国和欧洲贫困性质和原因的考察及缓和与防预的对策》的摘录（巴黎，1842年版），也仅一页。

第三册，对折纸36页，两页空白。一是约·佩基奥《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的摘录（巴黎，1830年版），共7页。二是《巴黎笔记》中出现过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的进步、起源和对象》一书的再摘录，共3页。三是加尼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比较研究》的摘录（巴黎，1842年版，二卷本），6页。四是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今天的历史》的摘录（布鲁塞尔，1843年版），一页。接下去是奈克尔、布里索、瓦茨三本书的四面摘录。

这三册的顺序是我编排的。理由是，在我看来，马克思2月在布鲁塞尔重新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是接着《巴黎笔记》的《毕莱笔记》（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英法工人阶级贫困为主要内容）写下了西尼尔摘录，但在摘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卷时重新回到以了解人民贫困为主旨的研究主题。于是他在第二册中主要摘录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著（萨伊、西斯蒙第、尚博朗、巴格蒙特）。可是，马克思在摘录后两本论著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激活点：第一是发现贫困本身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时期的异质性。从古代到今天，贫困的内容和本质是极不相同的，基督教的经济学面对的是中世纪的贫困，而今天人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也就是说，一定的时代会有一些的社会规定性。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对待贫困的不同态度，即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会对同一个社会问题产生完全不同的判断，如萨伊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西斯蒙第是小生产者的立场，而毕莱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们的理论态度是根本不同的。这立即让马克思萌发一个新研究意向，即完整地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就是第三册笔记的内容。

二、《布鲁塞尔笔记B》与 《曼彻斯特笔记》的文本研究

首先是作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第二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布鲁塞尔笔记B》。由于这一笔记并没有明确的顺序认定，这使得对其的文本结构分析十分困难。以我的研究所得，文本介绍只能由内容的重要性来规定了。

第一，也是《布鲁塞尔笔记B》中最重要的摘录笔记，我将其称之为“物质生产与生产力研究”的笔记。这一笔记本为对折纸，共32页。马克思写了29页。一是埃·吉拉丹《科学丛书》第一卷：《机器》的摘录，仅1页。二是查·拜比吉《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的摘录（伦敦，

1833年版),共8页。三是安·尤尔的《工场哲学,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研究,附英国工场中使用不同机器的描写》的摘录(布鲁塞尔,1836年版,二卷本),5页。四是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摘录(布鲁塞尔,1843年版),共14页。

第二个笔记本也是对折本,共54页,马克思使用了其中的53页。摘录包括弗·费里埃的《论商业报告中令人关注的管理》(巴黎,1805年版),共8页。亚力山大·德·拉博德的《论共同体利益中的协作精神》(巴黎,1815年版),共9页。刊登在《经济学者日报》1842年第二至三卷上的拉蒙·德·撒格拉的《论卡达罗涅的棉纺工业及工人》,2页。泰·费克斯的《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与保守精神》,1/2页。若耐的《从四世纪到本世纪罗马的城邦生活和国内经济的统计》,1/2页。亨利·施托利希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对于决定国家昌盛的一些原理的阐述》(巴黎,1823年版),共31页。特里奥恩的《论滥用公债的投机之风》(布鲁塞尔,1844年版),1/4页。

第三个笔记本是原来被误认为《巴黎笔记》的詹·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巴黎,1808年版)一书摘要。这是一个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6页。最后一页是计算数字。

第四个笔记本也是原来被误认为《巴黎笔记》的欧·德尔编辑和注释的《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巴黎,1843年版)。二折本,马克思共使用了26页。摘录《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四部论著的具体情况为:一是布阿吉贝尔的《法国详情》摘录,4页半。二是布阿吉贝尔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的摘录,计10页。三是布阿吉贝尔的《论谷物的性质、耕作、贸易和利益》的摘录,4页。四是约翰·罗的《论货币与贸易》,仅1页。

其次,是马克思在伦敦写下的九册《曼彻斯特笔记》。在MEGA¹中,只确认其中有马克思直接标注的三册(MEGA¹第六卷)。MEGA²重新确认为九册,其中前五册已经收入第四部分第四卷出版(柏林,1988年版),后四册拟收入第五卷,该卷还在编辑之中(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中心巴加图利亚主编,正在编排之中)。所以我们这里的文本介绍主要以

前五册为主，后四册只是一般提示。

第一册，对折48页。马克思写了37页。其中有配第的《论人口的增长的研究》（伦敦，1698年版），共6页。查·戴韦南特的《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等四部著作，共13页。詹·安德森的《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思考》（伦敦，1801年版），共1页半。布朗宁的《大不列颠国内状况和财政状况》（伦敦，1834年版），2页半。爱·米塞尔登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等两部著作，共3页，还有4页计算。

第二册，对折本44页。马克思全部写满了摘录。其中有库伯的《论政治经济学原理》（伦敦，1831年版），共13页。萨德勒的《人口的规律》（伦敦，1830年版），8页半。托·图克的《1793—183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伦敦，1838年版），8页。吉尔巴特的《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伦敦，1839年版），共11页。托·娄·艾德门兹的《实践道德与政治经济学》（伦敦，1828年版），2页，计算1页半。

第三册，主要是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一书的摘录。

第四册，八开纸36页，马克思使用了27页。其中有威·科贝特的《纸币取代黄金》（1828年版），17页。从《都会百科全书》中摘录的《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1836年版），一页半。威·汤普逊的《财富分配的原理》（1824年版），共9页。

第五册，对折50页，马克思抄录使用了46页。其中有威·阿特金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版），6页。托·阿莱尔的《宪章运动》（1840年版），1页半。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产生与发展的概述》（1830年版），10页半。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版），9页。还有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1844年版），共11页半，等等。

后四册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有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1840—1844年），共22页半。欧文的《论人类性格的形成》等三篇论文，计28页。布雷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1839年版），共24页。还有魁奈重农主义的论著摘录和格莱格、霍普的有关农业和谷物法方面的论著摘录。

三、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语境

首先是《布鲁塞尔笔记B》。以我的看法，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笔记中摘录的最有理论意义的中心是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实际上，马克思在从李斯特的“工业力”之上，在哲学新视域中确认了现实的社会实践概念，这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抽象。而转身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他首先将理论的注意力投向了实践中最基础的方面，即物质生产。这又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物质生产为社会发展基础，这是整个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第一册量并不大的笔记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几乎全部摘录了有关生产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机器的历史。这里，我们可以这29页摘录四本书中有突出理论意义的拜比吉摘录内容（8页）为例。

拜比吉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计算机制造专家〔拜比吉 Charles Babbage (1792—1871) 英国数学家和早期机器计算机专家。1814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828—1839年任剑桥大学教授。主要论著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2年）。其他还有一些数学手稿〕。19世纪20年代致力于计算机（差分机 Difference Engine）的研制。他从1827年末至1828年末，周游欧洲大陆，参观了荷兰、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工厂，写下了著名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一书。这本书实际上是通俗地讲解生产过程，说明现代机器生产的原理和结果，特别是工具和机器取代人力和技艺的客观效果和经济利益。这实际上是一部现代生产力在狭义技术层面上如何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分析史。这本书分成两编，一是“关于机器部分的分析”，二是“关于工厂内部经济和政治经济”。第一编基本上是对工具到机器发展的一种技术分析，这是对物化生产力的一种直接确认。而在第二编中，在对机器在生产中的运用结果，拜比吉明确指出了提高生产能力，从而“产品成本的降低”的方向（第十三章），而第十九章中，他直接深化了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所谓“拜比吉原理”。即斯密认为分工的简单化才导致了机器的发明，而拜比吉的观点则相反，

他认为机器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劳动的简单化，这才使得劳动技巧本身物化在工具上，工具本身的简单化使工具重新组合为一个由动力推动的系统。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本结构和方式的微观研究。这一笔记中另一本重要的论著是乌尔 1835 年出版的《工厂哲学》，这本书正是在拜比吉著作的影响下，同样是对产业革命的具体分析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理论思考。我们注意到，其理论中轴仍然是生产与分工。但在分工问题上，乌尔不同于拜比吉，他对斯密的分工是直接批判否定的。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生产和分工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种思路的基础。生产与生产的方式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规定；而在分工这一思路，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从分工引出了一条科学的实证批判。

而在写作《曼彻斯特笔记》时，因为马克思当时的法文阅读能力较强，所以这里的论著主还是摘自法文论著。以我的看法，马克思的这一研究仍然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面了解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的补充。这显然还谈不上对经济学的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也不能将这一笔记的内容直接等同为马克思打算写作的“《政治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①。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只是始于 1850 年以后。而依我之见，马克思这里的研究对他的哲学变革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上面的文本情况看，马克思的九册笔记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总括地说，这些摘录从基本主题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关于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即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论著。他们是爱德华·米塞尔登、威廉·配第、查理·戴维南特、罗伯特·克拉威尔等。除去配第以外，几乎都是重商主义的论著，就连配第的书也带有重商主义的味道。这些论著反映了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水平，即自然经济的败落，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这一研究大大拓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全面性和历

^①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前言。

史性。

英国重商主义主要关注的理论焦点是社会财富及其源泉问题。他们集中精力研究货币，尤其是贵金属这一“普遍财富”^①。在对这些论著的研究中，马克思逐步弄清楚了一个问题，经济学上理论观点的改变实际上直接来自于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在工业不发达、国内市场狭小、对外贸易作为增加财富的主渠道，这就决定了早期重商主义者论著的特点。在米塞尔登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一书中，早期重商主义所特有的观点得到了清楚的阐述，即将货币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财富，它具有统治人类的万能力量。而恰恰是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发展、工业的成长以及货币顺差政策为贸易顺差政策代替，重商主义对货币的偏向才得以克服。马克思在戴维南特和配第的书中直接读到了这种理论变化^②。另外，马克思了解到配第创立的统计学，但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统计学在数据上存在问题，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辩护论的”^③。

第二组笔记是李嘉图之后的英国经济学文献。论著作者大多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解释者，其中既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马克思从英裔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库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讲义》开始，一直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中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结束。其中还包括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吉尔伯特、威廉·科贝特、托马斯·萨德勒、纳索·威廉·西尼尔、威廉·阿特金森、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论著。这些摘录可分为三类问题：一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如经济学的对象、方法和经济学重要范畴的规定及其相互作用；二是货币流通、信用流通和危机问题；三是人口问题。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意识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本身的客观发展。他发现，斯密、李嘉图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现实与规律作出客观的没有成见的看法，因之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力对落后农业生产的突破。

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是从李嘉图的批评者们开始的。其中主要是库伯、

①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20 页。

②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51 页。

③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13 页。

阿特斯金和西尼尔的论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因为这一理论必然导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的结论。这些资产阶级的辩护者们出于维护其阶级利益，批评李嘉图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关联起来，而提出种种关于价值决定的论点，如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库伯、阿特斯金），或者是价值取决于效用（西尼尔）。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采取否定性的评论。这一点，已经有别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一“前”—“后”的研究使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本质有了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研究。推广开来，面对任何社会历史生活，都只能注意其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境况，即只有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历史状况考察才可能是科学的。

第三组摘录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式的经济学家的论著。主要为威廉·汤普逊、布雷和托·娄·艾德门兹等人的著作。在这里，特别是汤普逊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理论论证成为马克思注意的焦点。马克思看到，汤普逊实际上是从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对于财富观念来说，交换价值是不必要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父亲”^①。在汤普逊的分析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逻辑推论：即既然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为什么每个生产劳动者不能获得自己的全部等价物呢？他分析道：“在任何地方，在所有人当中，劳动都是一件价值物品。在任何地方，支付给劳动的价格都是为了延续生存和购买食物。它的唯一的万能商品……劳动增添对物质的渴求。唯有劳动才构成他们的物质财富。”^②“材料、建筑物、机器、工资不能给自身价值增加任何东西。追加的东西只来自于劳动本身……在通常的情况下，生产工人的劳动至少有一半被资本家夺走了”。^③“只要事物的这种势力支撑的组织继续存在，因而只有一伙人支配着这类生产力”，社会的不公正就不可能消除^④。马克思

①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237 页。

②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238 页。

③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240 页。

④ 参见 MEGA² 第四部分第 4 卷，第 240 页。

发现，李嘉图的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可以“以独特的方式”直接导向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结论！这种社会主义不再是价值判断，而是从大工业中生长起来的现实。

我认为，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总体理论逻辑，恰恰对马克思这个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促动作用。^①

^① 张一兵：《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最初接合》，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